

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抽印本

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

張菊生先生

弟國楨謹

謝國楨著

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

謝國楨

一 緣起

余曩讀梁任公先生所輯中西學門經書七種，內載時務學堂學約，時當清光緒中葉，提倡新學之際，學校尚未成立，所定學制課程，多取材於書院，而釐定章則，講學宗旨，於今日學校猶不相遠。於此可以知近代書院學校之演變，而為今日教育可以借鏡者甚繁。因思自清乾嘉間阮文達倡立學海堂，詒經精舍以還，人材輩出，學風丕變，在吾國教育史上，實有注意之價值。乃綴輯其史蹟，整理其故事，爰分為：（一）乾嘉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，（二）書院之課業及光緒間新舊學程之條議，（三）吾人對於今日教育之感想，共分三章，而書院學校因革利弊，亦附見於其中。猥以研治遠金史事，兼治目錄之學，乘其餘暇，摭拾成篇，未能搜輯完備，暢所欲言。阮文達云：「元不能為古文，但能效唐人經疏分析事物，期明其意，」楨竊取其意，乃條陳由書院改變學校制度之原委，間附末議，備學者參考焉。

二 乾嘉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

按書院之制，其來甚久，起於唐而盛於宋，清代書院，仍沿宋明之舊。自順治十四年，從撫臣袁廓宇請修復衡陽石鼓書院，嗣後各直省，以次建設。清會典云：

「凡書院義學，令地方官稽察焉，京師設立金臺書院，每年動撥直隸公項銀兩，以爲師生膏火，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。直省省城設立書院，直隸曰蓮池，山東曰濼源，山西曰晉陽，河南曰大梁，江蘇曰鍾山，江西曰豫章，浙江曰敷文，福建曰鰲峯，湖北曰江漢，湖南曰嶽麓，日城南，陝西曰關中，甘肅曰蘭山，四川曰錦江，廣東曰端溪，日粵秀，廣西曰秀峯，日宣城，雲南曰五華，貴州曰貴山，皆奉旨賜帑，贍給師生膏火。奉天曰瀋陽，酌撥每學學田租銀爲膏火，令有志嚮上，無力就師各生，入院肄業。」

然當時所設立書院，率爲士子課習制藝之所，兼設古學，或爲師儒講習理學之地，其研治經史考證之學者蓋寡。自阮文達、元、督學浙江時，創立詒經精舍，總督兩粵時，創立學海堂。其學以考證經史爲宗，兼及天算推步之學。於是士子聞風競起，所向景從，學風爲之一變。後錢儀吉講學大梁，復遊粵東，集徒授學，崇尚漢宋。張之洞督學四川，創尊經書院，王先謙督學江蘇，創南菁書院，黃彭年於直隸重整蓮池書院，於吳中正誼書院內設學古堂。凡此諸事，其宗旨雖有不同，而與興學施教，則同導源於阮氏，清代考據之風，所由養成，此一時也。自道咸以後，外有敵國之厄，內逢洪楊之亂，人士漸知徒講考證之學，不足以救亡。於是憂時之士，羣欲改弦更張，重樹學風，以救時弊，其說可分爲兩途：若曾國藩、倭仁諸君，以爲漢學之弊，在救之以宋儒義理之學，非

存養省察，不足以有爲，此一派也；其他學者若龔自珍、魏源諸君，則宗西漢公羊家法，兼治時政，以挽餒飢破碎之弊，此又一派也。世風日亟，國事蜩螗，於是康梁繼之。康氏在粵講學，長興里，梁氏主講湖南時務學堂，大聲疾呼，融和漢宋，崇尚今文，兼治西學，力破陳說，務求新知，不可不謂吾國學術上之一大變動。當時崇之者推爲圭臬，毀之者詈爲洪狂，然清代學風自此而一變矣。當時張之洞氏亦知時勢所趨，非容納新學，不足以圖存，所撰勸學篇，實含有開放之意，非如王先謙、葉德輝輩，徒守成說，食古不化者也。自光緒戊戌政變以後，康梁亡命外國，時務學堂亦被封禁。湖南學使徐仁鑄，本識時之士，亦被竄逐，更易俞廉三爲湖南巡撫，改時務爲崇實書院，以黃舒、昺爲山長，力崇程朱之學，以祛康梁之說。於是葉德輝、蘇輿等人，大肆厥辭，撰覺迷要錄，翼教叢編等書，以力詆康梁，雖徐仁鑄氏爲德輝之師，亦不能免焉。吾人平心論之，康梁之說，雖識見較遠，而亦不能無語病。葉蘇之辨，固多誣妄，然亦有其見解；昔日爭端，已成陳跡，然在今日視之，兩家學說，亦均持之有故，非可一概抹殺也。嗣後外患日迫，西學東漸，昔日佔畢時藝，不足以有爲，既講習經史，研治漢宋，安足以知西國科學之長，武器之利哉！始也秉教育者，以「西學爲體，中學爲用」，後乃漸知中學有中學之體用，西學有西學之體用；昔日抱殘守缺，執版升堂，坐書院中，吟哦經日，時風所趨，如潮水然，有不得不改革之勢，雖有守舊之士，力反其說，亦莫可若何，此時事所迫者，非一二

人力所能爲也。降及清季創設學堂，改革學制，於是書院廢而學校興，書院兩字遂成歷史上之名詞矣。惟民國十四五年間，北京清華學校設研究院，猶存書院之遺意焉。總觀清代書院，自阮氏以經學考古倡導以後，學風丕變，究其原委，可分爲嘉道以來，書院制度概況，及近代書院學校制度之變遷兩事。綜其始末梗概，分述於後。

甲 嘉道以來書院制度概況

昔日書院爲士子講習課藝之地，或爲師儒敦切品行，省養存察之所，吾曩已言之。自阮文達倡立詒經、學海，乃專示士子以考證訓詁之學，兼習天算推步之術，士子各以性之所近，志其所學，學有專門，已含有分科之意，訓誨之方，已較昔人爲善。按詒經精舍，設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，建立於嘉慶六年，許宗彥詒經精舍文集序云：

「吾師雲臺先生，以名世之德，爲人倫藻鑑。先是視學兩浙，以行誼經術厲士，士風曠然一變，既奉命鎮撫是邦，網舉日張，百爲具理，鯨鯢就戮，江海如砥。於湖壖立詒經精舍，祀許汝長鄭司農兩先師，擇十一郡端謹之士，尤好古力學者，萃處其中，相與講明雅訓，兼治詩古文辭，公暇親爲點定，並請王蘭泉、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。二年，得文集若干卷。」又阮元西湖精舍記云：

「元少爲學，自宋人始，由宋而求唐，求晉魏求漢，乃愈得其實。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，於督學浙江時，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，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，及撫

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，選兩浙諸生，學古者讀書其中，題曰詒經精舍，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，詒經者，不忘舊業且勗新知也。諸生請業之席，則阮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，充外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送主之。諸生謂周秦經訓，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，請祀於舍。孫君曰：「非汝南許汝長，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也，其有功於經尤重，宜並祀之。」乃於嘉慶五年五月己丑，奉許鄭木主於舍中，羣拜祀焉，此諸生之志也。」

其諸生課文，刻有詒經精舍文集，凡至八集，並有詒經精舍章程，及藏書目錄，李元度阮文達公專略云：「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，及撰述成一家言者，不可殫述，東南人材稱極盛焉。」詒經精舍歷時最久，代有聞人，至光緒初年俞蔭甫，嘗主講詒經精舍，繆荃孫先生行狀云：

「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，上海求志，德清清溪，歸安龍湖等書院，而主杭州詒經精舍，至三十一年，為歷來所未有。其課諸生，一稟阮文達公成法，王侍郎和孫觀察淵如之緒，至先生復起而振之。兩浙知名之士，承聞訓迪，蔚為通材者，不可勝數。門人為築俞樓，以與薛廬相配，游湖上者，皆能指其所在，相與樂道，其地不絕。先生訓詁主漢學，義理主宋學，教弟子以通經致用，蔚然為東南大師。晚歲憂傷時局，常語人曰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以中學為體者道也，以西

學爲用者器也。」病中猶以毋域見聞，毋忘國本，垂爲家訓。」

阮氏於嘉慶八年立海寧安瀾書院，二十五年總督兩粵，立學海堂，以經古學課士，略如浙江之誥經精舍，按學海堂建於廣州之粵秀山。林伯桐學海堂志云：

「儀徵公於嘉慶丁丑，持節督粵，迨辛巳政通人和久矣。始設經古之課，不專一題，俾得所近，不逮其期，俾盡所長，既以粵士爲可教，遂闢學海堂。初擬於前明南園舊址，略覺湫隘；又擬於城西文瀾書院，以地少風景；最後擬於河南海幢寺旁，亦嫌近市，相視久之，遂定於粵秀山。枕城面海，因樹開門，荆榛則難之，古木則培之。公於政暇，躬親指畫，經始甲申之秋，閱一時而蕺事，行禮講業，具得所依，高下自然，曲折有意。自是以來，諸童入塾，下邑橫經；或聞風而聿來，或游觀而不舍，蒸蒸日上，蒸然多所興起矣！」

按學海堂建置規制，較昔日書院略有不同，考其課程章則其主要者約有二端：（一）昔日書院首設山長，今者改爲學長。學海堂志，設學長條云：

「此課之設，首勸經史，而詩賦備具，應課者，各有所長，司課者宜兼衆力。是以丙戌之秋，設立學長八人，同理課事，俾各悉心力，以俟大吏裁定，而昭布焉。」

儀徵公諭云：「學長責任與山長無異，惟此課既勸通經，兼該衆體，非可獨理；而山長不能多設。且課舉業者，各書院已大備，士子皆知講習。此堂專勉實學，必須

入學長，各用所長，協力啓導，庶望人才日起。永不設立山長；與各書院事體不同也。

(二) 季課，每歲分爲四課，由學長出解經文筆，古今詩題，限日截卷，評定甲乙，分別散給膏火。學長如有擬程，可以刻集，但不給膏火。

(三) 專課肄業生，道光十四年總督盧坤始札學海堂增設專課肄業生十名，並釐定應行事宜數條。

(四) 經費，自道光元年至六年，所有膏火，俱由總督阮元捐廉發給，六年六月阮元改官雲貴總督，籌畫在官無礙田地租息，撥充公用，其徵入掌之於官，請領動支，皆有成式，復以堂費浩繁，捐銀四千兩，發商生息，爲之協濟。

(五) 雅集，每年正月二十一日，卽阮元生日，期會團拜。七月五日爲鄭玄生日，卽於堂中行祭禮。此外花朝上巳，盛夏曝書，中秋坐月，九月賞菊，長至觀梅，皆於佳日，舉行小集一次。(以上皆據學海堂志)

佔畢之暇，繼以吟詠，勝地佳會，至今令人健羨。學海課業既純，辦理亦善，故歷時甚久，人材尤勝。且兼及刊書之業，士子課藝則刊有學海堂文集，自阮氏以迄陳澧凡刊有四集，九十卷，作者五百人。又仿納蘭容若通志堂經解之例，輯有清一代經師注疏，刊有學海堂經解，凡爲書一百八十種，一千四百卷，成績偉然可觀。其繼阮氏後者，道光

十四年盧坤總督兩廣時，嘉興錢儀吉謫人，來游是邦，坤屬修兩廣鹽法志。儀吉爲阮元弟子，元屬儀吉，與學長林伯桐、吳蘭修、曾釗，商訂專經課士之法。其時人材輩出，其歷任學長，及堂中高材生，若林伯桐、吳蘭修、曾釗、張杓、張維屏、侯康、陳澧、譚登、黃培芳諸君，各有著述行世，均一時俊彥之選。書院創始於道光元年，迄於光緒末載，凡九十年，老師宿儒講學其間，歷祀不絕，尤以陳澧掌院爲最久，澧字蘭甫，學者稱東塾先生。年二十五歲，爲專課生，三十一歲補學海堂學長，迄七十三歲卒，身在學海堂垂五十年。學兼漢宋，著述等身，爲粵中耆宿。同治六年，方濬頤創設菊坡精舍，聘爲山長，弟子成就者甚衆，刻有菊坡精舍文集。當張之洞來總督兩廣，澧已前卒，之洞躬詣墓前，稱私淑弟子。復有詩云，沈沈陳先生，深入五經郭，盡郭漢宋畛，兼握文筆珠，一蓋紀實也。自光緒初葉，張之洞來蒞斯邦，立廣雅書院兼開廣雅書局，刊刻名賢著述，不下數百種，粵中人文，賴以蔚成，其流風餘韻，至今未泯也。

書院之風，自經儀徵阮氏倡導以後，遠在隴蜀，近及吳越，設塾立學，所在成風。其在河南者阮氏弟子錢儀吉氏主講大梁書院，成學尤衆。蘇源生記過齋文稿，錢星湖先生遺事云：

「道光丙申春，應河南巡撫桂公聘，來主大梁講院，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導之，或問性理，或談詩文，咸因材施教，不拘一格。頒日程課，讀經及語錄文字，旬日考

定甲乙，隨課升降。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，勵諸生學，輯賦選評註，刊劉念臺人譜，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註，頒發書院諸生。遊其門者，如固始蔣湘南，商邱陳凝遠，密縣翟允之，洛陽曹肅孫，祥符徐錢齡，皆彬彬有以自見。」

錢氏主講大梁時，尙輯刻經苑一書，亦經學之佳選也。又李兆洛申者主講江陰暨陽書院，遠近受學，其傑者，考道著書，學成一家，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計，次亦勤習舉子業，得指受知所宗向。主講東南壇坫者垂二十年，極一時之盛。自是而降，各省書院，皆有研治經史，講求實學之舉。以吾所知者，若保定之蓮池，成都之尊經，湖南之岳麓，江陰之南菁，蘇州之正誼，濟南之濼源，關右之關中，其尤著者也。當清光緒初年，提倡學風最力者厥爲黃彭年子壽，其在關中則修復關中書院，其在直隸則修復蓮池書院，其在蘇州則修復正誼書院。時士子均從事於八比之文，黃氏教士之方，則於課藝以外，另闢學古堂，督課經史，使生徒逐日札記，以驗其學之臧否。其修復關中書院也，刻有課藝志學齋日記，時當光緒十四年之秋，陝撫葉伯英序云：

「自明代創立關中書院，至於我朝，多士講誦其間，造就人才，指不勝屈……馮展伯中丞撫秦時，添設志學齋，甫有規模，卽解任去。余旣奉撫秦之命，與貴筑黃子壽方伯，籌商經費，先後添建齋居七十七間。凡經史子集及經世有用之書，分類購得善本，儲置院中。議定志學齋章程，及讀書課程，勒之於石。復以子俊孝廉

主講味經，訓迪有方，著有成效，因請其主講關中，兼理志學齋事。俾士子講求實學，余復逐月召諸生至署，課以詩文，給子獎賞，學者皆奮興焉。」

按是書所輯，均爲諸生課藝，惟志學齋日記，則爲諸生誦讀經史札記，間有考辨之文。至保定蓮池書院，亦倡於黃氏，於諸生課藝外，另設學古齋。黃氏去後，繼之以張廉卿、裕釗、吳肇甫、汝綸、張吳，雖主桐城家法，而吳氏識見，最爲銳敏，不主故步自封，實較葉德輝、蘇輿諸人之識見爲善，河北學風爲之一變。吳先生之子闔生、吳門弟子記序云：

「當前清同治中，曾文正李文忠先後來督畿甸，咸殷然有振興文教之意。其時先大夫實刺深州，修孔廟，興樂舞，括義學廢田，大開書院，州人士忻忻向化。……及罷官，主講蓮池書院，於是教化大行，一時風氣爲之轉移。蓋河北自古敦尚實樸，學術人文，視東南不逮遠甚，自廉卿先生來講蓮池，士始知有學問，先公繼之，日以高文典冊，摩厲多士，一時才俊之士，奮起雲興，標英聲而騰茂實者，先後相望不絕也。」

其時著籍成學之士，若賀濤、馬其昶、趙衡、李剛己、賈恩、戴王樹楠、柯紹忞諸君，皆足以開前啓後，發奮有爲，而爲吳先生儕輩中所獎借者，若嚴復、林紆諸君，亦爲一時特異之士，蓋吳先生宏獎人才不主一格，此蓮池學風之所以盛也。

黃氏來在蘇藩時，又於正誼書院內別設學古堂，以敦課古學。按吳中本爲文物之邦，自宋元以來，代有學人。清初則有惠氏父子，研治漢學，稱爲吳中學派。乾嘉間則有宋翔鳳、顧廣圻、陳奐諸君。洪楊亂後，學風稍息，黃氏之辦學古堂，成材頗衆，若胡玉經、章鈺，年登老壽，皓首窮經，至今尚矍健無恙，爲靈光碩果，堪爲人師表者也。雷浚學古堂日記序云：

一 吾吳夙稱人文淵藪，自乾嘉兩朝，上溯國初，其成名以去者固已千秋俎豆矣。就浚所及見，有專精經古，而不以科舉爲事者，宋刺史翔鳳、顧文學廣圻、陳徵君奐也，有從事科舉之業，而兼通經史者，吳侍郎鍾駿、馮官詹桂芬也。其時未經兵燹，郡城藏書家尙在，有無相通假，坊間多善本有用之書，有力者求之卽得。老師宿儒未盡亡，學者有所折衷，故三十餘年前，吳中士風頗不同，兵燹以後，非其舊矣。大吏知其然也，設書局先刊朱子小學諸書，爲學者言行之本。十三經、廿四史以次告成。又搜集諸家經學、小學之書，有藏稿未顯於世者，刻印流通。其嘉惠後學之意甚盛，而寒士限於力者，仍難快覩也。前馮官詹爲正誼院長，嘗議及此，故官詹主講時，正誼書院頗有藏書。惜乎一人之力，捐書無多，未厭學者之求。今方伯貴筑黃公，深知寒士得書之難，於書院西偏，得隙地而經營之。建堂曰學古，建藏書樓，聚書六萬餘卷，招諸生有志讀書而無書可讀者，資以膏火，肄業其中。設

日記，每日所讀之書，有所得，有所疑，皆記之，以俟論定；而謬以浚之爲長。月終諸生彙錄所記，各條呈於學長，評是非，定甲乙；善者獎之，不善者糾正之；有跡弛不受約束者，則屏之，法至周也。

諸可寶學古堂記云：

「學古堂之建也，實維著雍困敦之歲；而落成於次年三月，時則貴筑黃公來藩於蘇州。公好學愛土，不厭不倦；先以翰林告養日久，主講蓮池講席，儲書分課畿輔，至今稱道之。蒞官後，百廢具舉，謂浙有詒經精舍，粵有學海堂，若鄂、若湘、若巴、蜀、若豫章，無弗有藏書督課之地，獨蘇大邦，闕焉未備，甚非誼也。於是句覈庫帑，得閒款如千緡，迺創築室購書之議，度地乎可園，而基立已。可園者，水木明瑟，庭宇清曠，故爲正誼院長，涇朱贊善之所居，有記見小萬卷齋文集中。工旣庀，次第恢拓，……規模完美。會公權巡撫事，遂籌巨金二萬兩，常存典肆，歲取什一之息以供用。聘學長雷深之先生主講席。高材生胡君玉縉、章君鈺爲齋長，任典守。漸陶之責，嗣復拔余及門吳生壽萱爲算學齋長，示有專家，察諸生之勤惰，而以時考其言行，則委監院吳校官履剛充之。以余爲詒經舊生徒也，於訓故詞章，六書九數，曾識途徑，撮令理董其事。又參做蓮池事例，訂定課程，率循罔越。開堂踰歲，敬業樂羣，彬郁可觀。公欣然曰：『吾之心力已盡，節日網維，容多未備，惟後賢善

補苴之矣。」

黃氏所辦書院，蓮池而外，當推正誼之學古堂，刻有學古堂日記，碩人尙存，流風未息。若各地所辦書院，江蘇上海則有龍門書院，主講者爲劉君熙載。蕭穆劉融齋中沈別傳云：

「公諱熙載，字伯簡，一字融齋，江蘇興化劉氏，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，凡十四年以終。其主講龍門書院，與諸生講習，終日不倦。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？所學何事？黜華崇實，祛惑存真。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，其嚴密如是。自六經子史，天文算法，字學韻學，下至詞曲，以及仙釋家言，靡不通曉，尤以躬行爲重。嘗曰：『所貴於學者，求盡人道而已。』」

其在江西，則有經訓書院，李文敏洪鈞經訓書院改革原奏云：

「江西省城舊設三大書院，曰豫章，巡撫主之；曰友教，曰經訓，藩臬司主之。經訓創於道光年間，臬司劉體重所建，他書院課時文，此則專課經解，古文詩賦，銜華佩實，相輔而行，法至善，意至美也。乃行未數十年，寢就廢弛，臣文敏在臬司任內，以其不實不稱，改課詩賦，思加整頓，旋即升任。臣鈞抵學政任後，深究廢弛之由，力求振興之道，乃選士擇師，改革設課。約舉更定章程大端有四：一書院向以甄別取士，現仿浙楚等省書院之制，由學政歲科試時，擇高材生，送院肄業。一非住

院者，不准應課，庶不至徒有應課之名，而無肄業之實。一聘延山長，不拘名位籍貫。一書院向無書籍，山長束脩，士子膏火，皆形菲薄，既議酌增，並多購經史子集，存儲院內，本年工竣後，以新章開課，經經緯緯，課藝頓覺改觀。江右搢紳僉以爲宜，且請奏明定章，庶垂久遠。……」

按經訓書院，重建於光緒壬午，與課者有朱錫庚、郭宗翰諸人，刻有經訓堂書院文集六卷。

其在山東濟南則有濬源書院，繆荃孫自定藝風老人年譜云：

「光緒十七年辛卯，二月東撫張勳果公囑，招東游聘主濬源書院，院爲山東名勝地，小滄浪筆談，有垂柳葦蕩、方池鰲簪石、鐵獅峯五詠，今一切如故。……山東諸生，經學則膠州黃象拭，博洽則諸城尹彭壽，日照丁文瀾，小門人王崇文，詞章則世昌王鶴年，單蓉鏡，單步青，劉彤光等均優，是科大半中式。

繆氏之先，道州何紹基曾主講濬源。其後則有宋書升主講尚志堂書院，刊刻經籍，惠迪士傳，亦書院後起之勁也。

當時書院講學之盛，繼學海而起者，厥爲江陰之南菁，爲學使黃體芳所建。延黃以周、繆荃孫，主講其間，訓迪士子，提倡古學，以啓爲學之法，刊刻經解，纂輯叢書，以示讀書之門徑，傳古人之著述，勵士子之傳習。繆荃孫黃先生墓誌銘云：

「先生諱以周，字元同，號傲季，浙江定海廳人，黃澉蘭侍郎，視學江蘇，建南菁講舍，延先生主講，先生教以博文約禮，實事求是，道高而不立門戶。常語門弟子曰：「前代之黨禍可鑑，」宗湘文觀察，建辦志精舍於寧波，請先生定其名，義規制，而專課經學，著錄弟子千餘人。」

又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云：

「光緒十四年九月，楊蓉浦師督學江蘇，招至邑城，命主講南菁書院。書院延兩院長，黃元同以周先生專課經學，荃孫分課詞章，諸生正額八十人，附額不計數。當時於督課經藝以外，兼繼阮文達學海堂皇清經解之業，篆刻續皇清經解，及南菁書院叢書，王先謙自定年譜卷中奏報歲試五屬情形，及設局刊書事，亘云：

「臣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，搜採說經之書，爲數頗多，抵任後，以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，撤學官於儒門舊族，留心蒐訪，時有采獲。共得書近二百種，部一千數百卷。類皆發明經義，爲學者亟應研究之書，稔知寧蘇兩書局，近來經費，不甚充裕，未能刊此巨帙。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，曾函知督撫臣在案，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。」

是書刊刻既成，先謙復屬繆氏編南菁書院叢書，專刊有清一代考訂之作，書分入集。其第四五集，則選院中高材生所撰述，多士觀覽興起，尙益覃精術業，僭登於作

者之林，此南菁書院所尤長者也。先謙返里後，復主講湖南思賢講舍，城南書院，嶽麓書院。先是淮南北鹽局，以曾文正公規復鹽綱，湘人受惠者多，鳩貲建祠，郭侍郎嵩燾建議於祠旁爲思賢講舍，聚徒課學，申景慕之義，並刊刻經史諸書，以便利學子。延王祭酒先謙主講其中，其宗旨與南菁書院同。其時成均課士，亦尊經史，研治實學，張百熙成均課士錄序略云：

「國學舊事課藝，積數年一刻。乾隆六十年，法梧門先生，官祭酒，刻課藝第一集。嘉慶九年，又續刻焉。……穆宗卽位，詔以經史策論課士，有留心時務，通知古今者，優獎之。洎管監事，翁叔平先生，宗室盛伯義，同里王益吾前輩，奉揚文治，奏舉入監肄業。天下喁喁向風，人才浸漸，萃於南學，至今日而益盛。百熙奉命來承諸公後，念士之講習所及，發爲文章者，必有可觀。適同里劉學正鉅，承翁先生命，哀集上舍生課作，以去取商諸百熙，因與同官崇君厚、熙君吉甫，相與抉擇，付諸手民。其文自制藝外多經史詞章之作，亦有涉及時務者，不敢整穆宗垂訓之旨。百熙爲祭酒之時，時爲光緒二十二年，正當維新變法之時，故士子課文，間涉及時務。其時爲祭酒者若王先謙、王懿榮，皆積學數品之士，而南學諸生極一時人材之選。南學講治實學之風，極盛一時，實前此所未有也。

以上所述，由學海詁經以來書院之建置，其課士之方，爰尊古學，以考訂訓詁爲

宗。此清代漢學家之所以養成，經師撰述，賴以刊刻流傳，實有功於學術，啓後人之景仰。然世變日亟，昔日之純談考證，已不饜人士之期望，於是治今文之學家起，而談西學之風興，此時事所趨，有不得不然者。其能容納西學，仍尊故訓，所謂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者，厥爲張之洞氏。張氏督學各省，所至以提倡學術爲宗，所撰勸學編書目答問業已家弦戶誦，不脛而走。陳寶琛張文襄公墓志銘云：

「始公典試提學浙江、湖北、四川，迄任臬帥，所至創立書院，以通經學古，提倡士風，謂求才必由於學，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，於晉有令德堂，於粵有廣雅，比督楚，復創兩湖書院。」

文襄所辦書院，最著者爲四川之尊經，廣東之廣雅。其課士宗旨，以與昔日之純主考據者，略有不同。四川尊經書院創立於光緒元年，至十一年制府丁寶楨復延聘王闈運爲院長，張之洞尊經書院記云：

「同治十三年四月，興文薛侍郎借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，投牒於總督學政，請建書院，以通經學古，課蜀土。光緒元年春，書院成，擇諸生百人，肄業其中，督部阡貽吳公與薛侍郎，使之洞議其章程，事屬草創，未能盡一，有所商略，或未施行。比之洞將受代，始草具其稿，商推定議。」

文達所撰尊經閣記，討論爲學之法，其大旨在於定志向學，非爲膏火，讀書根柢，

在於通經，求學知要，不立黨援，反復討論，意極誠摯。與文襄所撰勸學編，同爲近代教學法上重要史料。又王祖源尊經書院初集序云：

「張孝達學使之創建尊經書院也，其章程，諸生應課佳卷，帖示講堂，非以明不私，特以蜀士三萬，而院額百名，懸鵠國門，使學射者知所觀摩耳。戊寅冬，督學使者南海譚編修曾跋其所刻蜀秀集，粗得包舉衆藝，表見羣英，識者謂與詒經學海相頡頏，三年鐘火，成學斐然，於此歎蜀才之善變也。己卯春，制府丁公（寶楨），攷程橫經課士，於是禮延湘潭王王王秋先生，學本成天，言能化物，盡發何鄭之覆，直升屈宋之堂，豈曰今之學人，實乃古之達士。院生喜於得師，勇於改轍，宵昕不輟，蒸蒸向上，而先生樂其開敏，評改塗乙，不厭詳說。每一帖示，等石經之初立，若左賦方成，四方觀臨，刀簡復沓。學者既苦鈔寫之多勞，又恐魯魚之滋誤，請付梓人，乃成是集……」

王氏講學蜀中，響應最深，研經則搜大義而剪支離，製辭則屏晚近而宗阮謝，啓迪後學，成材者衆。院中高材生若吳之英、宋育仁、岳森皆一時之選。其後若廖平之博綜今古，趙熙之擅長詞賦，蜀中學風藉以蔚成。張之洞之總督兩粵，其繼學海而起者，則爲廣雅書院，延朱蓉生一新主講其中，一新爲杭州詒經精舍之高材生，學極博辨，金武祥、朱君傳云。

「粵督張香濤尚書，馳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，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。廣雅規模宏大，張公所新建者，儲書甚富，山長專課諸生，以經訓性理，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。兩廣東西高材生，咸請業焉。其論經學，深抑近時講西漢公羊之流弊，謂其蔑古荒經。其論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。學與行亦未嘗不分。迨及近世，則漢與宋分，文與學分，道與藝分，豈知聖門設教，但有本末先後之殊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。少嗜濂洛關閩之書，中年以後，函養益粹。嘗謂進德莫先於居敬，修業莫先於窮理，窮理必兼學問思辨。學問者格致之事，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，由博而返約，則居敬尤要。故院中生徒，有聰穎尚新奇者，必導而返諸正大篤實，久之皆信嚮。」

廣雅書院，其影響粵學，雖未如學海之深，然彙刻古書，尤以史部爲繁，實有裨於學人也。

往觀昔日，非獨書院足以提倡人材，卽窮鄉僻壤，苟有人提倡之，亦足以煥發人文。今姑舉一事，如獨山莫與儔，循人官遵義府學教授，講授實學，從之者衆，門人鄭珍及其第五子友芝，均能通許鄭之學，爲黔中人望，中國之大，何地無才，苟有善導，不患無人，是其例也。

乙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之演變

吾曩所設書院，以訓詁考訂爲宗，學子課藝，均爲研經稽史之文，其稍具科學知識，僅有天算推步等類，然自雅片戰爭以後，門戶開放，外患日亟，又經洪楊戰役，國勢漸形不支，日俄交涉，發生於東北，英法侵略，繼起於西南。光緒甲午之戰，一蹶不振，時事蠲蟻，尤較昔日爲甚。然外人所持者爲兵甲之堅，科學之利，此非研經稽史考訂詞章，所能有爲也。於是非變法改制，效法歐西，博聞強識，學有專科，不足以圖存，爰有康梁新說之奮興焉。康氏講學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，繼之梁氏講學於長沙之時務學堂，頗收時效。究其講學之旨，宗西漢公羊家學，而參西洋哲學宗教家之說，其課程則取顏習齋、李恕谷六府三事之旨，而取昔人六藝，改爲禮樂書數圖繪。在今日視之，頗覺幼稚，然在昔日，已爲創獲矣。梁任公先生康南海傳云：

「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，開中國之新世界，莫亟於教育，乃歸講學於粵城，歲辛卯，於長興設費舍焉。余與先生之關係，實始於此，其時張之洞督粵，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，輯萬國文獻通考，張氏不能用也。乃盡出其所學，教授弟子，以孔學、佛學、宋明學爲體，以史學、西學爲用。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，發揚精神，廣求智慧，中國數千年，無學校，至長興學舍，雖其組織之完備，萬不逮泰西之一，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。其見於形式上者，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，亦皆屬創舉。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，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，每論一學，論一事，必上下千古，以

究其沿革得失。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。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，懸一至善之格；以進退古今中外，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，日以發達，而別擇之，智識亦從生焉。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，皆先生之賜也。」

梁任公先生長興學記序云：

「至今大患瘡迫，南海先生憂之，講學長興里，著爲學記，昭示來茲，愛同類以及異類，推孔教以仁萬國，啓超幸以燭火之明，得日月之照耀，適者講學長沙，仁智茲愧，懼大道之或墜於眇躬，乃敬將此書上石，以饋天下焉。」

是時湖南巡撫陳寶箴，學政徐仁鑄均意提倡新學。仁鑄著有輔軒今語，見解極爲通達。延梁先生主講湖南時務學堂，撰有學約，略仿歐西學堂辦督課諸士。著籍者若蔡鐸、范源濂、楊樹達諸君，於事業學術皆有所建樹。惟守舊之士，猝聽新說，一時大譁。若王先謙、葉德輝、蘇輿等人，乃羣起攻訐，視爲洪水猛獸，著覺迷要錄，翼教叢編，深惡而痛絕之。王先謙自定年譜云：

「時工部主事康有爲，以變法自強之說，聳動海內，朝野多爲所惑。翁叔平尙書保薦有勝臣十倍之語，一時靡然從風。識者心鄙其人，然不悟其有逆謀也。陳右銘中丞寶箴蒞任湖南，余素識也，向以志節自負，於地方政務，亦思有所振興。會嘉應黃遵憲來爲鹽長寶道，與中丞子三立、庶常熊希齡，合謀延有爲弟子梁啓

超爲新設學堂總教習，江標徐仁鑄相繼爲學政。學會報館，同時並興，民權平等之說，一時宣揚都徧，舉國若狂。學會之初立也，中丞邀余偕往，聽講者亦多，中丞升座首，舉有恥立志四字爲言，聞者洒然動容。其後余以事冗不能再往，宣講登報，愈出愈新，余始駭詫。葉煥彬吏部德輝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，悖逆語連篇累牘，乃知其志在謀逆。嶽麓齋長賓鳳陽等復具稟附批加案，請從嚴禁遏。余遂邀煥彬諸君，具呈中丞附錄齋長稟詞，請整頓屏斥，以端教術。中丞批詞含糊，但以衆紳有門戶意見，深自引咎。熊希齡及唐才常、譚嗣同、畢永年諸人，緣此橫目相仇，極意圖陷。會書院諸生公議，在學宮傳集同人商立議約，釐正學術，語皆醇正，並無觸犯。徐學政聞之，卽飭學官究明倡議主筆之人，將加懲辦。余挺身獨任，徐遂無言。旋由時務學堂學生，呈控賓鳳陽等匿名揭帖，誣毀伊等，就賓等元稟，添砌多語，撫學竟准訊究懲辦。余函致中丞辭館，復書挽留。俞廣軒中丞時爲藩司，向中丞力言因此影響之語，致王某辭館，有礙體面。中丞答云：「豈但辭館，我要參他，」蓋其時適奉中旨，官紳阻撓新政，卽行正法。陳語已伏殺機，而余初未悟，復函致撫學，抗論兩人，復信轉極委婉，時已八月初旬，康有爲事敗逃竄，亦自知不保也。一稟呈信函俱載虛受堂書札第一卷，一不數日而慈聖簾聽，撫學革職之旨至，向使康有爲邪謀得遂，國事不可問，余與煥彬且先落機筭矣。門人蘇厚

康孝廉與爲翼教叢編若干卷；於康造謀湖南捍亂備詳始末，亦佳書也。」

未幾戊戌政變，康梁均遭名捕，竄身海外，時務講席中輟。陳徐二公亦旋被議去官。光緒辛丑，湖南巡撫由俞廉三繼任，俞爲守舊之士，乃停辦時務學堂，改爲求實書院，延湘潭黃舒、易弼軒爲山長。黃氏曾主講河南明道書院，承桐城方植之學，以程朱之教，教誨後學。俞廉三明道書院言序所謂：「將使多士，因委窮源，由儀衛軒以上溯濂溪，所謂尋陸緒之茫茫，挽狂瀾於既倒；湘學遂復於正，師儒之力也。」黃氏復以明道書院所講約言，刊刻行世，以教學子。其書凡爲卷三，爲目十二，上卷四篇，曰學統、聖功、廣業、格天，中卷四篇，曰勵志、循源、責實、求仁，下卷四篇，曰敬慎、守謙、鍊識、堅操。大旨宗主紫陽，取證方氏，復刻有求實書院學規彙鈔，以矯正士習，於是湖省學風，重辦香程，朱擁護正學矣。俞廉三設立求實書院摺云：

「書院之設，原以講求實學，並非專尙訓詁詞章。凡天文地理與兵法算學等經，並世諸務，皆儒生分內之事，學堂所學，亦不外於此，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，本不必定須更改。現在時勢艱難，尤應切實講求，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，非書院所當有事也。將此通諭知之欽此。仰見皇太后振興實學造就人才，凡屬士林，莫不鼓舞，自當欽遵勅旨，切實奉行。查湖南省城各書院，所設齋房，僅數各本院肄習生所居，未能歸併，惟有就前經裁撤之時務學堂，原籌經費，另設求實書院，延

統中學教習三人，算學一人，西文譯學二人，分調通省各府州縣考選保送，類
倘謹生童共一百二十名爲率，嚴立課程，分科分班，朝夕講貫，定期考校，務求有
裨實用，冀成遠大之材。」

是俞氏雖主廢學校，然於西語算學，亦未停授，時勢所趨，不能遏抑潮流可知。然自光
緒二十七年以後，停止科舉，各省所有書院，於省城改設大學堂，各府及直隸州均改
設中學堂，各州縣均設小學堂，劉坤一張之洞變通政治摺云。

「奏爲變通政治，人才爲先，遵旨籌議奏陳，仰祈聖鑒事：一、設文武學堂，惟成事
必先正名，三代皆名學校，宋人始有書院之名，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設學，分經義
治事兩齋，人稱爲湖學，並未嘗名爲書院。今日書院積習過深，假借姓名，希圖膏
獎，不守規矩，動滋事端，必須正其名曰學堂，乃可鼓舞人心，滌除習氣，如謂學堂
之名不古，似可名曰各種學校，既合古制，且亦名實相符。」

於是書院廢而學校興，昔日書院制度，僅供學生探討而已。自光緒之季，放效歐
西，創立學校，垂三四十年，其間學制，迭有變更，卓識之士，漸知學校功課龐雜，且過於
機械，一人之智力有限，難以精工，是以學鮮專門，士乏良識，是吾國學界之一大缺點
也。乃仿英國大學之制，及昔日書院之設，五四運動以後，北京大學爰有研究所國學
門，清華學校有研究院之設。使學子得有專門之研究，思想有自由之發展，軌近吾國

雖憂患頻仍，學術則不無進步，是均梁任公蔡子民諸先生提倡之功，而研究院之制度，則猶具書院之雛形焉。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及課程大綱云：

「本院現時專任教授，爲王國維（靜安）、梁啟超（任公）、趙元任、陳寅恪先生，講師爲李濟（濟之）先生。

本院制度，略仿昔日書院，及英國大學制，注重個人自修，教授專任指導。故課程方面，分爲普通演講，及專題研究二項。普通演講，爲本院學生之所必修，每人至少須選定四種，由教授擇定題目，規定時間，每星期演講一次，或二次，範圍較廣，注重於國學上之基本知識，專題研究則於各教授所指定之學科範圍內，就已志向興趣學力之所近，選定題目，以爲本年內之專門研究。學生報考時，即須認定學科範圍（如中國文化史等）報考。取錄入校以後，即於所報考學科範圍內，與教授商定專修題目，隨時至教授處請業，題目不得隨意更換，以免有曠時雜鶩之弊。」

清華學校研究院，僅舉辦三年，招生三期，未幾，梁王兩大師均相繼逝世，研究院旋即停止，後乃改爲大學畢業後正式之研究院。北京大學國學門最近亦改爲正式之研究院，肄業期間二年至三年。民國十七年，北伐成功，爰有中央研究院之設，此爲造就專門人材，終身研究學術，以供獻於社會而設，與昔日之書院式之研究院，形質

不甚相同也。

蓋書院之制，吾國設立已久，積習日深，不能一無流弊。山長則虛應故事，生徒則徒事膏火，有終身肄業書院，而略無一長者。昔日討論書院之弊者，自袁枚、李兆洛，以迄張之洞、劉坤一，已言之甚詳，無繁備述。近人盛朗西中國書院制一書，舉書院之弊，約有數端，茲鈔錄於後，以見一般：

「語其通病，約有數端：一曰山長充數，不問品學，一曰士風浮夸，動滋事端，一曰注意膏獎，志趣卑陋。清續通考所稱：山長以疲癯充數；士子以儂薄相高，其日夕啜唔者，無過時文帖括，然率貪微末之膏火，甚至有頭垂垂白，不肯去者。烏乎！朱子有言，「科舉不累人人，自累科舉耳，夫書院非猶是也哉，誠慨乎其言之也！」茲綜而論之，書院之設，雖有流弊，然而利弊相權，其可以表現人材提倡學術，約有數事。

一曰人材之蔚起也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不患無人才之興起，而患無人提倡。卽以吾是章所舉清嘉道後，阮氏建設書院情勢而論，夫羊城西冷，在阮氏未設立書院以前，人材本未若是之盛也，然自阮氏倡導以後，則人文蔚起，成爲考證之風，老師宿儒，至今不絕。河北學術，前有孫耿顏、李，後有河間 紀氏，自是以後，則闐乎無聞，然自吳 肇甫先生，主講蓮池，著籍之士，成學而去者不下百人。昔則沈寂，今則隆隆，又何河北

之多材也？梁任公先生有學者與地理之分布一文，愚則以為人才之蔚起，實由當局之提倡，觀於上例可知其略。

二曰學術之提倡也，於斯更有三說：

(甲)宏獎著術，以資策勵。昔日書院高材生，所撰論文，刊為文集，如詒經精舍文集，學海堂文集，菊坡精舍文集，選擇課業佳作，刊布成書，亦猶今日之學報也。輯諸生著述，卓然可傳者，彙為叢書，如南菁書院叢書，學古堂日記，亦猶今日學校所刊之叢書也。

(乙)流傳古籍，辨章學術。吾人近日讀書，漸覺其繁，然在昔日書籍多未刊行，古刊祕鈔，為私家祕藏，學人不易覓讀也。不必推至古遠，即以明代而言，如漢魏叢書，古今逸史，律遠祕書等書，今日視之為普通之書，然昔日各書，多取諸豐坊、焦竑、毛晉各藏書家，擇其罕見之書，彙為一輯，而在今日則轉成為普通之本矣。又以經部而言，昔朱彝尊、紀映鍾有徵刻唐宋祕本書，其所列各書，大半為謝肇淛、周亮工舊藏，當時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，幾舉經部全刻之，阮氏刻學海堂經解，王氏刻續經解，有清一代經學著述，庶可略備。錢氏刻經苑，以補通志堂之不足，而張文襄之刻廣雅叢書，唐宋以來史部，大半搜輯完備，吾人欲治何業，苟尋其書即可知學術之源流矣。

(丙)集合羣才，從事編纂。大抵整理古書，纂輯詞典，取便學人，供人探討，其事

體大思深，非一人所能爲力，必藉公家之資，羣策共舉。若阮氏之刻十三經註疏，拔勘 記，經籍纂詁等書，嘉惠士流，其澤無窮也。綜斯三端，則清代之設書院，有益學人，蔚爲風氣，從可知矣。

三 書院之課業及光緒間新舊學則之條議

夫設立書院，聚徒講學，學規課業，各有其宗旨。若明代東林，顧憲成，高攀龍之講學弓溪，鑒於時勢日非，清議淪亡，其旨在於經濟致用者也；孫夏峯之講學百泉，主靜立誠，調和朱陸，其旨在養性敦品者也；吾所迹嘉道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，以提倡實學，志在學術爲宗，其專爲入比課藝者固不具論。然自學海以還，書院之設，亦實繁有徒，其講學宗旨，亦甚廣博，難以備陳。茲舉阮氏學海堂課業，張氏勸學編，及康梁長興時務講學之粹語，及葉德輝蘇輿對於新學之抨擊，可以覘學術思想之流變者，揭要鈞玄，各評隲其得失，條陳於後。

(甲) 阮氏學海堂之課業，林伯桐學海堂志云：

「儀徵公曰：多士或習經傳，尋疏義於宋齊，或解文字，考故訓於倉雅，或析道理，守晦菴之正傳，或討論史志，求深寧之家法，或且規矩漢晉，熟精蕭選，師法唐宋，名家詩筆。儀徵相國師，以經史訓迪多士，教澤旣洽，一紀於茲。宜令學長，於所課諸生中，舉其尤異，教以韻門治經，必始箋疏，讀史宜錄漢魏，各因資性所宜，聽擇

一書專習，或先句讀，或加詳校，或鈔錄精要，或著述發明，學長稽其密疏，正其歸趣。

又錢儀吉氏曾主講學海，其講學之旨，與阮氏多同。錢氏言於總督盧坤，令設立專額課肄業生十名，課以十三經、四史、文選、杜詩、韓文、朱子書，每人專習一書，其事四條：曰句讀，曰鈔錄，曰詳校，曰著述。管校閱堂中課業，評吳文起、大戴禮記、廣義等書。錢氏之教，兼宗漢宋，故後起若陳澧諸君，均能博綜漢宋，精通經史，與地音律專門之學，爲東南碩儒，而書院研治實學之風，則均由阮氏所興起者也。

(乙) 張氏尊經書院之條規，及勸學編之要語：當光緒初，元張氏之創立尊經書院，其旨尙與嘉道以來講求考證之旨無大出入。至著勸學編時，當戊戌政變以後，時勢日迫，新學勃興，於是張氏乃不得不以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相號召，其論學之旨，乃漸容納歐西科學，變更方法，與昔日尊經書院所述者已截然不同，茲節錄勸學編序於後。勸學編序云：

「今日之世變，豈特春秋所未有，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。語其福，則共工之狂，辛有之癘，不足喻也。廟堂旰食，乾惕震厲，方將改弦以調琴瑟，異等以儲將相，學堂建，特科設，海內志士，發憤溢腕。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，慮害道者守舊學，莫衷於一。舊者因噎而食廢，新者歧多而羊亡，舊者不知通，新者不知本，不知通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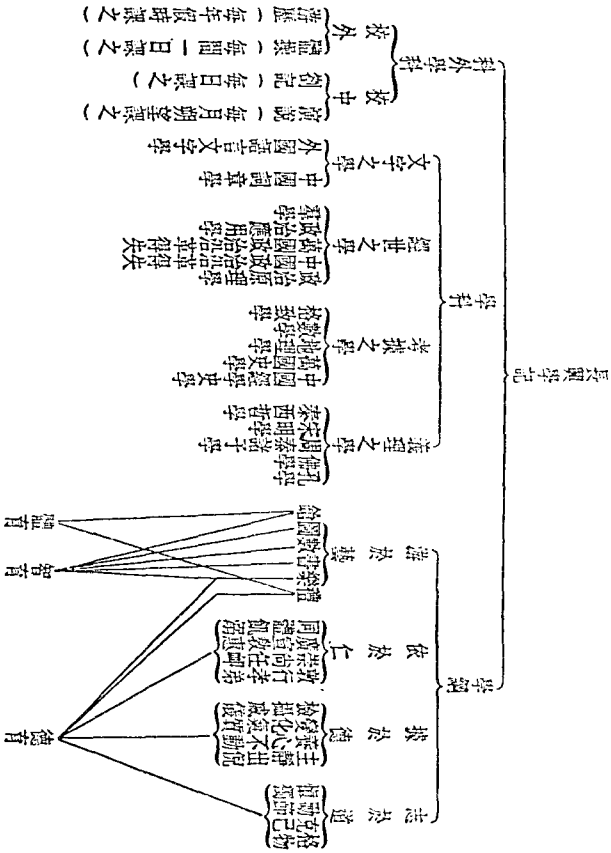
無應敵制變之術，不知本，則有菲薄名教之心。夫如是，則舊者愈病，新者愈厭，舊者愈病，而恢詭傾危，亂名改作之流，遂雜出其說，以蕩衆心。學者搖搖，中無所主，邪說暴行，橫流天下。敵既至，無與戰，敵未至，無與安，吾恐中國之禍，不在四海之外，而在九州之內矣。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，人才之盛衰，其表在政，其裏在學。不佞承乏兩湖，與有教士化民之責，夙夜兢兢，思有所以裨助之者。乃規時勢，綜本末，箸論二十四篇，以告兩湖之士。海內君子與我同志，亦所不隱。內篇務本，以正人心，外篇務通，以開風氣。內篇九曰：同心，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，手足利，則頭目康，血氣盛，則心志剛，賢才衆多，國勢自昌也。曰：教忠，陳述本朝德澤深厚，使薄海臣民，咸懷忠良，以保國也。曰：明綱，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，禮政之原本，人禽之大防，以保教也。曰：知類，閱神明之胄裔，無淪胥以亡，以保種也。曰：宗經，周秦諸子，瑜不掩瑕，取節則可，破道勿聽，必折衷於聖也。曰：正權，辨上下，定民志，斥民權之亂政也。曰：循序，先入者爲主，講西學必先通中學，乃不忘其祖也。曰：守約，喜新者甘，好古者苦，欲存中學，宜治要而約取也。曰：去毒，洋藥滌染，我民斯活，絕之使無萌穢也。外篇十五曰：益智，昧者來攻，迷者有凶也。曰：遊學，明時勢，長志氣，擴見聞，增才智，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。曰：設學，廣立學堂，儲爲時用，爲習帖括者擊蒙也。曰：學制，西國之強，強以學校，師有定程，弟有適從，授方任能，皆出其

中，我宜擇善而從也。曰廣譯，從西師之益有限，譯西書之益無方也。曰閱報，眉睫難見，苦藥難嘗，知內弊而速去，知外患而豫防也。曰變法，專己襲常，不能自存也。曰變科舉，所習所用，事必相因也。曰農工商學，保民在養，養民在教，教農工商，利乃可興也。曰兵學，教士卒不如教將領，教兵易練，教將難成也。曰鑛學，興地利也。曰鐵路，通血氣也。曰會通，知西學之精意，通於中學，以曉固蔽也。曰非弭兵，惡教逸欲而自斃也。曰非攻，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。二十四篇之義，括之以五知：一知恥，恥不如日本，恥不如土耳其，恥不如暹羅，恥不如古巴。二知懼，懼為印度，懼為越南，緬甸，朝鮮，懼為埃及，懼為波蘭。三知變，不變其習，不能變法，不變其法，不能變器。四知要，中學考古非要，致用為要；西學亦有別，西藝非要，西政為要。五知本，在海外不忘國，見異俗不忘親，多智巧不忘聖，凡此所說，竊嘗考諸中庸，而有合焉。觀南皮之說，誠為宏通之論矣。」

(丙) 康梁之新說，及徐仁鑄之韜軒今語：中西學門經書七種，載有長興學記，韜軒今語，及時務學堂約三種。其說獨樹一幟，一變昔日成規，在當日視之，頗有驚世絕俗之感。

(子) 康氏長興學記：康氏之主講長興學舍也，其著學記折衷，孔子，推尊論語，以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，四言為至誼。乃以四言為綱，分注條目於下。梁任公

先生康南海傳、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，造一學表如下。



實則康氏之說，仍遵孔孟之旨，僅於課程略加擴充而已。

(丑) 徐仁鑄 軒 今語，其條理較爲謹嚴，茲擇要節錄於下：

一 經學

經學當求微言大義，勿爲考据訓詁所困。

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并重。

經學當以通令爲主義。

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。

左傳宜從史讀，不必作經讀。

爾雅說文等書可以不讀。

二 史學

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爲主，不可徒觀治亂興衰之迹。

史學以官制學派，二端爲最要。

史學以民間風俗爲要義。

史記乃一家之言，不可徒作史讀。

史公以後以鄭夾漈爲史才之最。

九通當擇讀。

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。

三子學

諸子之學，可與六經相輔而行。

諸子之中，有著書者，有不著書者，其所著書，有今存者，有今佚者。

諸子之中，可分爲兩種：一儒家，一非儒家，然其學皆出於孔子，宜先讀子學流派各書，以知其大槪。

諸子之學，多與西政西學相合。

四宋學

宋學爲立身之本，不可不講。

宋學宜先讀學案。

朱子書宜讀語類。

諸儒文集宜擇讀。」

（寅）時務學堂學約：其學旨分爲十日：一立志，二養心，三治身，四讀書，五窮理，六學文，七樂羣，八搗生，九經世，十傳教。後附功課詳細章程，已有近代學校制度之矩矱，茲列於后：

「第一節，本學堂所設之學，分爲兩種：一曰溥通學，二曰專門學，溥通學：凡學生

人人皆當通習，顛門學每人各占一門。

第二節，薄通學之條目。有四：一曰經學，二曰諸子學，三曰公理學，四曰中外史志，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。

第三節，顛門學之條目有三：一曰公法學，二曰掌故學，三曰格算學。

第四節，凡出入學堂六個月以前皆治薄通學，至六個月以後乃各認專門；既認專門之後，其薄通學，仍一律並習。

第五節，學生所讀書，皆分兩類：一曰專精之書，二曰涉獵之書。專精之書，必須終卷，按日分課，不許躐等，涉獵之書，隨意繙閱。

第六節，每日讀專精之書，約居時刻十之六，讀涉獵之書，約居時刻十之四，二者不可偏廢。

第七節，凡學生每人設劄記冊一分，每日將專精某書某篇，其幾葉，涉獵某書，某篇，其幾葉，詳細注明。其所讀之書，有所心得，皆記於冊上。若初學之始，心得尚少者，準其鈔錄書中要義，及所聞師友論說入劄記中，以當功課。惟必須注明鈔錄何書，及記何人之言，不得掠美。

第八節，凡劄記冊，五日一繳，由院長批答發還，學生入設兩冊，繳此冊時，即領回彼冊。

第九節，堂上設一待問匾，學生讀書所有疑義，用待問格紙書而納之匾中，由院長當堂批答榜示。凡所問必須按切古人切問審問二義，凡其瑣屑不經，及夸大無當者，皆不許問。

第十節，劄記冊由院長評定後，按日填注，分數共分六等。最高者三分，次者二分半，次者分半，平常者一分，劣下者半分。凡每生每日最少必須有劄記或問疑，共二條。苟滿二條之數，即記半分，不滿者不記分，其善問者於劄記冊外，別記分數。第十一節，每月通記分數，以三十分爲及格，溢分者給以獎賞，統記溢分之數，共若干，照溢出分數攤算銀數求得。每溢一分應得獎銀若干，即依其所溢之數攤給。其不及格在三分以外者，應記出歸下月溢分數內扣補。

第十二節，每月設月課一次，每次命兩題，以作一藝爲完卷，由院長閱定，分列等第，批給獎賞，仍記列分數，備大考時統計之用。

第十三節，每季大考一次，請學堂督辦官與紳董公同到堂彙考，將三個月內之劄記冊，待問格，及課卷三項，通同核閱，彙算分數多寡。其有功課精進，能自創新理，或發條例自著新書者，爲異常高等，除原有分數外，仍可特加。合一季內功課之高下，列爲一表，榜諸學堂大門，並登湘學報及湘報中，以示鼓勵。

第十四節，學生劄記問格課卷，皆擇其尤者，鈔存刊刻，每季刻一次，公諸天下。

第十五節，院長每五日講學一次，所講何學，當日榜示。講學之日，擇高才生二人爲書記，坐講席側，攜筆研，記所講。講畢，二人參合所記，寫出清本，交鈔寫人鈔兩分。一榜堂，一存院長處。」

總觀以上三說，不過略探西國學制，兼取新說；康氏之說且取釋氏耶教之旨；以附會孔教，然今日視之，已成陳蹟，未足爲異。然一時震驚，羣相詬訾，若葉德輝蘇輿輩，至不惜著覺迷要錄，翼教叢編以呵斥之，視爲洪水猛獸，無以過也。究之上列各事，以徐仁鑄輯軒今語，最爲嚴密，時務學堂章程，已趨於今日學校課程之途徑。徐氏之說，謂經學當求微言大義，勿困於考據，讀史當通知歷朝掌故得失，官制學派二端爲要，及當知民間風俗，最有特識。惟云：諸子之學，多與西政西學相合，不免牽強附會，至謂近儒史學考訂之書，悉宜屏絕，尤有語病，固不免有葉氏之譏。要之葉氏爲人，雖不免固執，然其說亦有其理在，今約略陳之。其駁長興學記及輯軒今語謂：「其紕繆無根之語，不一而足；如以訓詁爲無用，以考古爲大謬，以毛詩周禮爲僞經，以春秋公羊爲公法，以中庸爲孔子行狀，以諸子與六經並立，以漢以後無子書，陰排宋儒，以四方各有聖人，推崇異教，創亘古未有之新聞，鬻孔子尊攘之成案，一時橫舍之士，相與撻舌屏息，懵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。」窺其成因，厥有三事：（一）所以尙微言而摒考據者，以微言大義，可以比傳近事，故藉此以行其私。（二）近人多喜牽合比附，謂西人之

學，悉出中土者，亦涉自大之害，致爲無謂。要之陸子靜所謂四海各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此所以東西雖遠絕，而政學之暗符者，不一而足也。西人藝學原本希臘，政學原出羅馬，惟能繼續而發明之，遂成富強。我中土則以六經諸子之學，而數千年暗昧不彰，遂以積弱，學者不可不奮也。（三）駁讀書不可廢訓詁，謂公羊開宗明義，卽以訓詁解經。定元年傳云：「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，」何注云：「讀謂經，傳謂訓詁。」公羊爲微言大義之所託，其重訓詁尤有明徵。若夫登來爲得，辨口投之緩急；主伐客伐，見發聲之短長。六經一日不亡，則聲音訓詁一日不廢。槓按中西學術，各有主要之點，本不可混爲一談。南海之說，好大喜功，喜合中西之學併爲一談，不無淆亂；卽後任公先生亦不主其說。葉氏之說，不無卓見，至其爲人，頗有可議；然其整理舊籍，輯佚補亡，其功實不可沒，訓詁之學，尤爲所長，至所撰覺迷要錄，則當時見聞之閉塞固陋爲之也。

四 吾人對於今日教育之感想

昔日書院，專課古學；今日學校，功課複雜。學有專門，已與學院不同。然而提倡學風，培植人才，其教育宗旨，不甚相遠，撫今思昔，有不能已於言者。

夫培植人材，在於提倡。昔朱竹君阮芸臺諸賢，誘掖後進，不遺餘力，故人材倍起，學日以昌，流風已遠，固無論已。語其近者，橫簪侍梁任公先生之門，後進請業，凡有一

技之長，輒讀之不容口，瑕瑜之間亦不容相辨。故從學之士，無不自奮。梁師故後，聞蔡子民先生，亦喜獎勵後進，舊都上庠，盡多才士，學術事業，建樹甚繁。今者人材缺乏，未見矯出，無千里之馬，故世亦無伯樂；然世未嘗無材也，雖有一二材智之士，吾未聞有人稱道之。某材智之士也，某有爲之人也。但吾恆嘗聞之矣，某也學無根柢，某也舛謬百出，有屑微之疵，未嘗不加以齒冷，譏諷而訕笑之；及見其本人之來，而又羣相虛獎之曰，某先生人傑也，材士也，即昔日宏獎之辭，吾未之聞，呵責之語，亦未之見也。故雖負有可造之材，澄清之志，亦無人聞問，亦無人爲扶掖之也。則有志之士，惟技老荒江，寂寞自賞而已。龔定盦詩云：「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」不羈之士，必不能盡中於規矩，吾願爲諸公誦之。

錢星湖之主講學海書院，教士各擇經史要籍，按日熟讀，撰爲札記。曾文正之教子弟，亦舉左氏國語史漢等八部書，令人誦習。吳擘甫先生之課蓮池，亦秉文正之法，熟讀基本之書。反觀今日之教育，現在科學日益繁重，故不能令人熟讀舊書，然亦應順序擇要而讀，庶可略知吾國固有習慣。今者初高級小學所授者爲國語，初中遽授以古代之文字，及入大學所授者，乃毛公鼎盤孟之文，更益深遽，未趨先步，試問華莘學子能了解乎？若入理科，不讀舊書可矣。乃入文科，由普通語體之文，一躍而研究世間不經見之書，熒煌卷子也，金石文字也，小說戲曲也，史科目錄也，基本之書尙未全

讀，達爾研究專門之學，此專門之學遍天下，而學日益荒蕪矣。

窺今日學風，造成之因，實由經濟之壓迫，莘莘學子其唯一之目的，希早有以自見。得一罕見之書，中祕之本，纂輯排比，暝搜夕鈔，不數日而成巨帙，一躍而為專門之學者，經濟問題，庶乎可以解決矣。

以速成之教授，授未入流之學子，教授者每能服學子之心。其治國學者，尚須參考羣書，稍自策勵。其研究科學，僅有英文之教本，探學子之識短，即可蒙蔽於一時，而學子亦未識何者為善，何者為良，猶如盲人騎瞎馬，教育終未入軌道也。

大學教育有普通之學科，有專門之學科。專門之學科，須專任教授任之；普通之學科，須兼任教授或講師助教任之，此定例也。今也薄通一般之現象，為補足專任教授鐘點關係，即以史地學科而論，史學概論，史學研究法，此史地系之普通科學也，反以專任教授任之；而專門之學科，如中西交通史，金石學，邊疆史地之類，反倩兼任者任之，本末倒置，有是理耶！

在高中以下，講業問學須在講解；中學以上，理科講解以外在於實習，文科講解一途，實不甚必要。在於指導學子，應讀何書？應習何課？詮釋疑難之問題，改正研治之舛誤。蓋學者研究心得，不過數事，數月之力，可以授畢，而未經心者，未必能知其甘苦所在。逐日講讀者，惟入云亦云之講說，學子聽教授講書，猶如觀衆之聽劇，某也講解

清楚，某也態度談話，此於教學法上或有值得注意之處，而於學術何干？此教育當局所應當注意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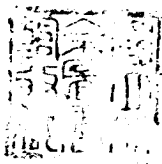
昔也吾嘗聞人格修養之一語，今者已闐乎無聞矣。所講者知識也；所授者科學也；談及修養，則羣相笑之。蓋學術家有學術之修養，專業家有專業之修養。所謂修養者在內，心力有安慰之意旨，對外有治事之步奏，此吾人所不可忽者也。今也一談及修養，則以為迂闊而難通，此又教育家所應注意者也。

國之強弱在於教育，有健全之教育，始有健全之國家。蓋立國之道，必有根本之教育，處平時可以建設事業，處亂時可以扞禦國家。民族之精神，即潛伏於平時。吾國立國四五千年，有治平之時，有亂離之日，設有外族來侵，吾人不惜破家扞難，粉身碎骨，以全力赴之；若南宋之節烈，明季之遺民，忠義常存，雖死猶生，此吾人所當馨香祝之。然此等忠義人格之養成，即操於平時，非激發於瞬刻，猶如建築禮堂劇院之設，平門然，如遇事變而設太平門，則已無及矣。今日談教育者，鑒於時變日亟，乃有建設國難教育之說，此猶越王句踐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之意，立意固佳。然吾望不可因國難而教育，所謂國難教育者，即寓於平時之中，平時教育之養成，即可抵禦國難於無形，此則教育之本旨矣，吾因述近代書院制度之沿革，不禁連想近日教育之狀況，拉雜書之，質之高明以爲何如？

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

三三一

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夜深一時寫於舊都達子營寓廬之備書堂



#52
046064

046064